



# 張偉全

Cheung Wai-chuen, Keith

電影道具師

## 個人經歷

▲ 張偉全 (Keith Cheung)，1971 年出生於廣東汕頭，父母為泰國華僑。

1974 年隨家人來港定居，在橫頭磡徙置區長大。1980 年代初期曾從事首飾業。

自 1987 年起，張偉全以道具散工形式參與了由成龍執導的《A 計劃續集》(1987)、《奇蹟》(1989) 等電影製作。1991 年於《殭屍至尊》中首次正式擔任道具師參與全片攝製。

1990 年代初期，張偉全轉行開設茶餐廳。2003 年因香港爆發沙士 (SARS) 疫情，茶餐廳無奈結業。在友人邀請下他重回電影行業，參與製作了王晶導演之《絕種鐵金剛》(2003)。2008 年於麥曦茵首部導演作品《烈日當空》升任道具領班。

張偉全曾合作杜琪峯、林嶺東、許鞍華等著名導演，亦積極協助新一代美術指導參與製作了多部香港新晉導演作品。入行至今，他為超過一百部電影擔任道具製作及場景策劃工作，以其廣泛的道具知識，積極尋求創新的想法及全力配合的態度活躍於香港電影行業，是道具領域不可缺少的中堅力量。

2013 年，張偉全成立了「偉勁製作有限公司」，為電影、電視、廣告、大型展覽及多媒體項目等領域提供道具製作及租用，為業界拍攝提供場景。

## 參與電影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1987年	《A 計劃續集》(導演：成龍)	道具 (散工)	2004年	《江湖》(導演：黃精甫)	道具
1989年	《奇蹟》(導演：成龍)	道具 (散工)	2004年	《蝴蝶》(導演：麥婉欣)	道具
1990年	《賭聖》(導演：劉鎮偉、元奎)	跟場道具	2005年	《再說一次我愛你》(導演：余偉國)	道具
1991年	《殭屍至尊》(導演：劉偉強)	道具	2006年	《師奶唔易做》(導演：李公樂)	道具
2003年	《絕種鐵金剛》(導演：王晶)	道具	2006年	《天行者》(導演：阮世生)	道具
2003年	《大丈夫》(導演：彭浩翔)	道具	2006年	《雀聖3自摸三百番》(導演：林子皓)	道具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2007年	《兄弟》(導演:趙崇基)	道具	2013年	《溝女不離三兄弟》(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08年	《証人》(導演:林超賢)	道具	2014年	《救火英雄》(導演:郭子健)	道具領班
2008年	《烈日當空》(導演:麥曦茵)	道具領班	2014年	《金雞SSS》(導演:鄒凱光)	道具領班
2009年	《金錢帝國》(導演:王晶)	道具	2014年	《Delete愛人》(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09年	《復仇》(導演:杜琪峯)	道具領班	2014年	《香港仔》(導演:彭浩翔)	道具領班
2010年	《志明與春嬌》(導演:彭浩翔)	道具領班	2014年	《分手100次》(導演:鄭丹瑞)	道具領班
2010年	《月滿軒尼詩》(導演:岸西)	道具領班	2014年	《失戀急讓》(導演:卓韻芝)	道具領班
2010年	《前度》(導演:麥曦茵)	道具領班	2014年	《點對點》(導演:黃浩然)	道具領班
2010年	《東風破》(導演:麥婉欣、鄭思傑)	道具領班	2014年	《大茶飯》(導演:李保樟)	道具領班
2011年	《潮性辦公室》(導演:詹瑞文、李公樂)	道具領班	2014年	《販賣·愛》(導演:朱家宏)	道具領班
2012年	《喜愛夜蒲》(導演:錢國偉)	道具領班	2015年	《沒女神探》(導演:黃柏基)	道具領班
2012年	《奪命金》(導演:杜琪峯)	道具領班	2015年	《小姐誘心》(導演:黃柏基)	道具領班
2012年	《八星抱喜》(導演:陳慶嘉、秦小珍)	道具領班	2015年	《十二金鴨》(導演:鄒凱光)	道具領班
2012年	《大追捕》(導演:周顯揚)	道具領班	2015年	《迷城》(導演:林嶺東)	道具領班
2012年	《懸紅》(導演:馮志強)	道具領班	2015年	《猛龍特囧》(導演:胡耀輝)	道具領班
2012年	《喜愛夜蒲2》(導演:錢國偉)	道具領班	2015年	《碟仙碟仙》(導演:黃柏基)	道具領班
2012年	《天生愛情狂》(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15年	《同班同學》(導演:陸以心)	道具領班
2013年	《過界》(導演:劉韻文)	道具領班	2015年	短片:《等》(導演:鄭思傑)	道具
2013年	《好奇不減》(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15年	《哪一天我們會飛》(導演:黃修平)	道具領班
2013年	《李碧華鬼魅系列:迷離夜》 (導演:任達華、李志毅、陳果)	道具領班	2015年	《港囧》(導演:徐崢)	道具領班
2013年	《狂舞派》(導演:黃修平)	道具領班	2015年	《陀地驅魔人》(導演:張家輝)	道具領班
2013年	《李碧華鬼魅系列:奇幻夜》 (導演:陳嘉上、劉國昌、泰迪羅賓)	道具領班	2015年	《紀念日》(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13年	《超級經理人》(導演:馮志強)	道具領班	2015年	短片:《O的故事》(導演:張婉婷)	道具領班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2016年	《一念無明》(導演:黃進)	道具領班	2017年	《明月幾時有》(導演:許鞍華)	道具領班
2016年	《導火新聞線》(導演:方俊華)	道具領班	2017年	《常在你左右》(導演:邱禮濤)	道具領班
2016年	《PG戀愛指引》(導演:蔡潔鈴)	道具領班	2017年	《狂獸》(導演:李子俊)	道具領班
2016年	《iGirl 夢情人》(導演:闞家偉)	道具領班	2018年	《三個綁匪七條心》(導演:施柏林)	道具領班
2016年	《暗色天堂》(導演:袁劍偉)	道具領班	2018年	《棟篤特工》(導演:張家傑)	道具領班
2016年	《樹大招風》 (導演:許學文、歐文傑、黃偉傑)	道具領班	2018年	《女皇撞到正》(導演:甄柏榮)	道具領班
2016年	《我老婆係明星》(導演:翁秀蘭)	道具領班	2018年	《我的情敵女婿》(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16年	短片集:《Good Take!》(導演:曾國祥、黃智亨、黃進、楊龍澄、黃精甫)	道具領班	2018年	《大樂師·為愛配樂》(導演:馮志強)	道具領班
2016年	《使徒行者》(導演:文偉鴻)	道具領班	2018年	《洩密者們》(導演:邱禮濤)	道具領班
2016年	短片集:《打開我天空》(導演:鍾楚喬、鄭思傑、麥曦茵、唐家偉)	道具領班	2018年	《大師兄》(導演:闞家偉)	置景及 道具領班
2016年	《S風暴》(導演:林德祿)	道具領班	2018年	《黃金兄弟》(導演:錢嘉樂)	道具領班
2016年	《兇手還未睡》(導演:邱禮濤)	道具領班	2019年	《過春天》(導演:白雪)	道具
2016年	《沖天火》(導演:林嶺東)	道具領班	2019年	《你咪理,我愛你》(導演:王祖藍)	道具領班
2016年	《那年夏天你去了哪裏》(導演:周隼)	道具領班	2019年	《如珠如寶》(導演:林敏驄)	道具領班
2016年	《失戀日》(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19年	《入鐵籠》(導演:陳翊恆)	道具領班
2017年	《以青春的名義》(導演:譚惠貞)	道具領班	2019年	《轉型團伙》(導演:吳鎮宇、張家傑)	道具領班
2017年	《白色女孩》(導演:孫明莉)	道具領班	2019年	《逆向誘拐》(導演:黃浩然)	道具領班
2017年	《我要發達》(導演:黃柏基)	道具領班	2019年	《媽閣是座城》(導演:李少紅)	道具領班
2017年	《小男人週記3之吾家有喜》(導演:鄭丹瑞)	道具領班	2019年	《最佳男友進化論》(導演:林子聰)	道具領班
2017年	《救殭清道夫》(導演:趙善恆、甄柏榮)	道具領班	2019年	《家和萬事驚》(導演:邱禮濤)	道具領班
2017年	《春嬌救志明》(導演:彭浩翔)	道具領班	2019年	《犯罪現場》(導演:馮志強)	道具領班
2017年	《29+1》(導演:彭秀慧)	道具領班	2019年	《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導演:文偉鴻)	道具領班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2019年	《催眠裁決》 (導演：黎兆鈞、施柏林、劉永泰)	道具領班	2021年	《媽媽的神奇小子》(導演：尹志文)	道具領班
2020年	《我的100分男友》(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22年	《致命24小時》(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20年	《最燃的拳頭》(導演：郭嘉熹、郭逸材)	道具領班	2022年	《逃獄兄弟3》(導演：麥浩邦)	道具領班
2020年	《死因無可疑》(導演：袁劍偉)	道具領班	2022年	《闖家辣》(導演：鄭晉軒)	道具領班
2020年	《麥路人》(導演：黃慶勳)	道具領班	2022年	《七人樂隊》(導演：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嶺東、徐克)	道具領班
2020年	《聖荷西謀殺案》(導演：潘源良)	道具領班	2022年	《神探大戰》(導演：韋家輝)	道具領班
2020年	《阿索的故事》(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2022年	《失衡凶間》(導演：許業生、陳果、馮志強)	道具領班
2020年	《拳道》(導演：蘇炫閣)	道具領班	2023年	《流水落花》(導演：賈勝楓)	道具領班
2021年	《手捲煙》(導演：陳健朗)	道具領班	待上映	《惡行之外》(導演：郭文奇)	道具領班
2021年	《逃獄兄弟2》(導演：麥浩邦)	道具領班	待上映	《八個女人一台戲》(導演：關錦鵬)	道具領班
2021年	《殺出個黃昏》(導演：高子彬)	道具領班			

# 訪問文稿

文念中：全哥（張偉全），請說說你是怎樣入行做道具（人員）的？

張偉全：年輕時做過一段時間。

文念中：做過一段時間道具嗎？

張偉全：做過一段，大約一年多至兩年的時間。

文念中：你原本是做甚麼的？

張偉全：那時候是做首飾（製作）的，做完首飾就……

文念中：首飾的哪方面？

張偉全：K 金戒指的「執模」<sup>1</sup>。八幾年的時候首飾業很興旺，在類似謝瑞麟（珠寶店）的地方做。

文念中：那些也要學師的吧？

張偉全：是的，在那裡學師。我們整條邨的邨童有時會去參與造電影道具，《A 計劃（續集）》（1987）、《奇蹟》（1989）那些電影的散工不夠人，誰有手有腳就去，又可以去看明星，那時候做了一年多。

文念中：你說是整條村，那你是住西貢嗎？

張偉全：不是，是橫頭磡邨。

文念中：你邨裡有人去《奇蹟》劇組開工？

張偉全：是的。

文念中：然後回來說要找人幫忙？

張偉全：是的，不夠人，問去不去幫忙，那時候人工（薪酬）也不錯，所以大家都去幫忙，又不用負責任。

---

<sup>1</sup> 指對首飾鑄件進行修整。

文念中：在《奇蹟》裡也是做道具散工嗎？

張偉全：也是做道具散工。

文念中：那時你去到（具體）是做些甚麼的？

張偉全：那時候只是搬搬抬抬，沒有人懂。

文念中：意思是你去做散工主要是幫忙搬搬抬抬？

張偉全：是的，因為（道具組）其實有很多人。

文念中：你可否說說你由做首飾到剛剛第一次去到片場，看到片場有些甚麼是和你想像中不一樣的？

張偉全：沒有想像過片場是怎樣，因為那時是真的不懂，那時只有十七、八歲而已，甚麼也不懂。去到片場其實……我記得《奇蹟》那時應該是「大哥釗」（羅盛釗）正在弄一個很大的紗廠，那時真的覺得很神奇，為甚麼可以這樣自己搭一間紗廠出來呢？

文念中：道具領班是誰？

張偉全：釗哥（羅盛釗）。

文念中：釗哥，所以你第一次入行做道具（工作）是跟釗哥的？

張偉全：其實我們不算跟他，我們只是散工搭散工進去的。

文念中：做完《奇蹟》就沒了，又回去做首飾嗎？

張偉全：不是，《奇蹟》其實只是開工幾天而已，然後又回去（做首飾），因為那份是正職，有機會做（電影）的時候就再請假去做。

文念中：到後來甚麼時候開始由做首飾（正式轉做電影）？

張偉全：真的忘了是哪一年了，但是第一次跟足整部戲的應該是《殭屍至尊》<sup>2</sup>（1991），劉偉強做導演。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殭屍至尊》，特別有印象二樓倒塌了，怕壓到人，我就走過去看。

文念中：你在《殭屍至尊》的上司是誰？

張偉全：黃世傑。

文念中：傑仔。

---

<sup>2</sup> 此處受訪者記錯，將《殭屍至尊》說成《殭屍先生》，後文統一更正。

張偉全：是的，傑仔。

文念中：那你就開始幫傑仔了？

張偉全：是的，幫了傑仔（黃世傑）一段時間，最後幫他的戲是《賭聖》（1990），《賭聖》就是和 B 仔（陳俊廷）跟場，整部跟完。<sup>3</sup>

文念中：《殭屍至尊》要不要弄很多「殭屍」、「血」？

張偉全：那時候輪不到我來弄這些，我們只是負責跟場幫忙而已。

文念中：跟場道具負責些甚麼？

張偉全：跟場道具負責當天的戲用道具，或者當天要造的東西，或者是武術組要的東西，或者是後勤造的一些特別道具交給我們現場（改）造。

文念中：是不是有很多假人、「殭屍」、「死屍」？

張偉全：假人，或者是那時候流行用的符咒、桃木劍那些東西。

文念中：你那時做了一段時間，也還沒想清楚是不是以後要繼續做下去？

張偉全：不值得做，太辛苦了。

文念中：那你又（從電影圈）走了出去？

張偉全：是的，走了出去做其他工作，後來就自己做一些小生意。直到 2003 年，我有間餐廳因為沙士（SARS）疫情而結業，有些朋友就跟「黑社會」（黃劍光）說：「阿全沒有工作，（餐廳）結業，看看是不是有散工給他做，讓他不要想那麼多。」然後「黑社會」就打電話給我，所以我就回去幫忙，做著做著又好像做順了，所以就繼續留在這行。

文念中：你回去幫「黑社會」做的那部是甚麼戲？

張偉全：《我老豆係鐵金剛》（《絕種鐵金剛》，2003），梁家輝演的，王晶導演。

文念中：「黑社會」好像做很多王晶的戲？

張偉全：是的。

---

<sup>3</sup> 由於《賭聖》上映於 1990 年，《殭屍至尊》上映於 1991 年，此處可能是受訪者記錯了（張偉全提到先做了《殭屍至尊》，最後幫黃世傑的是《賭聖》）。但由於以前道具部門在電影片尾的署名很籠統，通常只有一位領班的名字，其他人無法查到記錄，是故此處無法確認核實。



文念中：大概幫了他（黃劍光）多少年才自己出去做？

張偉全：兩年多，差不多三年，也有三年的。

文念中：然後就開始有人找你做道具領班？

張偉全：不是，自己出去後先去了「老闆」（黃偉明，即「蕃薯」）那邊幫忙。

文念中：哦，（即是）「蕃薯」。

張偉全：是的，先去「老闆」那裡幫忙，幫著幫著就開始有張兆康（美術及服裝指導）他們介紹工作給我，說有部戲是新導演麥曦茵的，問有沒有興趣一起做，那就去試試。第一部（做道具領班的戲）應該是《烈日當空》（2008），和張兆康一起做的。

文念中：但是你有一陣子好像又出去做了澳門展覽？

張偉全：其實一直兩邊都有做，都是「老闆」介紹給我的，說他有個朋友有些展覽的事情搞不好，有沒有興趣幫忙。那時候也是打散工而已，有工作我便做，所以去了幫忙。

文念中：做道具那麼久，你還記得是怎樣學師的嗎，要不要學師的？

張偉全：其實我們那個年代就應該沒有學師的，大家都是同工同酬，來到（劇組）和哪位師傅投契一點，他便會教你多點東西。我記得在年少時那個年代，例如《賭聖》或者《殭屍至尊》那個年代，多點東西可以學，因為預算大，師傅不想做的時候就會交給你做，那你自然能夠學到東西。但現在預算小，做領班也盡量讓能完成這件事的人去做。

文念中：你可不可以大概說說道具部的分工，大概有甚麼工種，像有些人是專門做假武器的，有的可能是做倒模的，有些可能是做機械的……大概有甚麼工種呢？譬如說有些師傅可能比較能幹點，有些師傅沒有那麼能幹，那他能幹在甚麼地方？

張偉全：香港好像是沒有分那麼多工種的，只是分了特別道具、木工、鐵工、道具佬、油漆工那些，以前沒有分得那麼細，只有置景和道具而已，現在可能行業跟隨了內地（的模式）。因為上了內地（拍戲）之後，現在也有些是按照內地（那樣分工的），所以就一定會有特別道具，有木工、漆工、鐵工，現在還多了個分工像是阿喬（何立喬）、阿樂（羅志傑）那些做效果的，我們叫美工、繪景，就多了這一個工種。另外現在也開始有外判了，有些東西會交給別人造，因為公司有一條「死數」的，以前是自己不懂摸到懂，現在沒得這樣，很多東西都只能判給別人造。

文念中：我記得像「蕃薯」以前找人，他會考慮譬如阿成（馮志成）和大雄（劉偉雄）可能懂得造、手工好一點，例如造假槍，會用一些迴力膠……

張偉全：削假槍。



文念中：削假槍、造假武器的手工比較好，找他們來可能是特別為了造假武器的；有些師傅是木工比較好，找來可能是做很多木工活；再譬如說那時候你們有一個老師傅……

張偉全：是鐵工，「四眼」師傅。

文念中：是不是叫「老爺」？

張偉全：是的，「老爺」（關國強）。

文念中：「老爺」擅長哪些方面？

張偉全：他倒模一般般，他跟著 Bobby（蔡達明，特別道具師）做過，Bobby 在行內也是很頂尖的。「老爺」最擅長的是機械，加上他是打鐵佬出身，他的鐵工是很厲害的，現在也有幫我們忙，七十一歲了。

文念中：你說他最擅長的是機械，可否說說他做過最厲害的是甚麼？

張偉全：以前展覽業還沒興盛到在內地開廠的時候，許志安演唱會有隻（假）馬，四隻腳會自動行走的。

文念中：是不是一比一那麼大的？

張偉全：是一比一的，那個就是他造的。

文念中：誰的演唱會？

張偉全：許志安，很久以前的了，應該是九幾年的時候。

文念中：那隻馬是有機械設計的，可以在台上行走？

張偉全：是的，它的四隻馬蹄自己會跑，然後會自轉。

文念中：那個就是「老爺」製作的？

張偉全：是「老爺」自己弄的，（做演唱會的）那間公司叫 R2。

文念中：我記得你也造過好多像科幻片裡的那些生化武器或者未來的道具，你印象中造過最難製作、最有成功感的道具是甚麼呢？

張偉全：科幻片嗎？科幻片好像少一點。（文念中：少一點嗎？）是的，少一點，是動作片多一點。

文念中：炸彈那些呢？

張偉全：炸彈其實是靠美術部的，就不是靠我們，因為他們設計得漂亮，現在很多時候是買了零件回來，我們裝嵌而已。我最喜歡的就是《黃金兄弟》（2018）那時造的假電車，（文念中：假電車？）是的，只是個支架，但那架

電車是錢導（錢家樂）需要用來拍翻車的，之後再 CG cover（電腦特技修飾），造（出）那架電車自己覺得挺開心的。因為其實在一個很陌生的地方，不是在香港亦不是在內地，買材料是很辛苦的，他們那邊的人說是四點半收工（下班），其實三點半就已經收工，去買材料或者求材料——其實是真的要靠求人的，我們又不懂講英文，幾乎是要去求人家，例如：「你幫幫忙再做晚一點，OT（加班）吧，給我們那些材料。」你知道我們很趕急，很多東西都是朝令夕改，這邊廂提出，後天就要。

文念中：是在哪一個國家？

張偉全：布達佩斯。

文念中：布達佩斯，即是在匈牙利。

張偉全：在匈牙利。

文念中：即是你一個道具領班要和當地的道具團隊合作？

張偉全：其實不是，當時那部戲我帶了二十七個道具（同事）過去。

文念中：從香港帶了二十七個嗎？

張偉全：是的，因為我們在那邊遇到一班有問題的製作組，他們給了一塊銀色的防火膠板，告訴阿 Jean（蔡慧妍）是不鏽鋼的；然後只是塗了銀色漆的木方（方形木條），卻告訴她是不鏽鋼的方支（截面為方形的實心長條鋼材）。

文念中：你去到那裡人生路不熟，要找東西怎樣解決？

張偉全：我們很幸運，經常都遇到一些好翻譯和一些好司機。我們一抵達就會和翻譯四處去（找），因為我們很簡單的，看五金舖、材料舖、加工舖，就一直找這些地方。

文念中：主要是找些工具和材料？

張偉全：是的，主要是工具和材料。例如找到一間加工舖，我們不夠材料的話就問那間加工舖哪裡有材料舖，或者找到一間材料舖問他們有沒有加工舖介紹，即是「藤接瓜瓜接藤」（靠關係找人）那樣造。

文念中：可否這樣說，道具組在現場如果沒有材料和工具，就甚麼也造不到，所以最重要一定是先找工具？

張偉全：是的，先找到材料舖、工具舖和加工舖。

文念中：那樣在現場才能發揮道具組的工作？

張偉全：是的，因為要知道導演要甚麼、美術（指導）要甚麼，或者動作指導要甚麼，我們才去找其他東西回來造。

文念中：那後來完成後，當地的道具組有沒有覺得你們香港人真的厲害？

張偉全：不是呀，他們經常罵我們，他們會說「為甚麼你們午休還要開工」、「為甚麼假日要開工」、「為甚麼一天要工作十四小時」……

文念中：他們沒有欣賞你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嗎？

張偉全：我想那隊人不會欣賞我們，只會覺得我們阻礙他們「搵食」（混口飯吃）。

文念中：明明他們說造不到，但你們又造得到。

張偉全：是的，而且他們的價錢明明可以賺到錢，但（我們的做法）又令他們賺不到錢。

文念中：你說起那架電車，我想起了在《香港仔》（2014）你也弄了一架紙紮車，那個是 Billy（利國林）設計的。

張偉全：還有你（文念中）。<sup>4</sup>

文念中：也挺有趣的，你可否說一下那架車是怎麼弄的？

張偉全：那架車有趣，有趣在整架車在出來前不知道效果是這麼好的，原來它在東區走廊……其實當天我也看不到，但當天是我自己開的那架紙紮車，停了一輛警車旁邊，是在阿公岩，我們在那邊的轉彎處拍攝。那時沒有人肯開（紙紮車），所以我就自己上去開，那輛（紙紮）的士是可以開的，然後剛好警車就停在旁邊，很尷尬，只好趕緊駛到一旁。

文念中：嚇死那個警察？

張偉全：不是，是那個警察嚇死我。

文念中：後來那架車在銅鑼灣一直走東區走廊，（張偉全：很漂亮。）沿途也嚇到了很多車吧？

張偉全：但是原來出來的效果是很漂亮的，造的時候不覺得。

文念中：怎麼造呢，怎樣令那架紙紮車既可以行駛，又可以整台車亮著燈？

張偉全：應該是把所有的沙板（擋泥板）去掉，剩下車頭，內部都是包紙而已，接著就燒焊車架，然後用油蠟紙把它貼好，我記得連塊擋風玻璃也是膠布造的。

文念中：是顏色紙？

張偉全：是顏色紙。

文念中：做過那麼多戲了，有大導演也有新導演，你覺得大導演和新導演對道具的要求有沒有甚麼不同？

---

<sup>4</sup>《香港仔》（2014）由彭浩翔執導，文念中擔任美術總監，利國林（Billy）為美術指導，張偉全任道具領班。

張偉全：例如像關錦鵬，我記得我們做《八個女人一台戲》<sup>5</sup>時，我們造那個走廊的時候，他說：「阿全（張偉全），不行的，這些質感要造得很好，如果不是，拍出來會很難看的。」他們在那個（香港電影）最豐盛的年代浸潤過，拍過那麼多戲，但是現在的新導演可能因為預算，而且也還沒有機會接觸到（資源充足的製作），因為我們電影行業不斷萎縮。其實要削減預算的話，基本上美術和道具是最容易削減的，因為我們時常拍的都是時裝片，沒有預算就開拍了，有預算才弄（道具和美術）。所以現在的新導演可能對（道具和美術）的要求，沒有大導演的要求那麼高。

文念中：可能他們根本沒有看過好的東西？

張偉全：他們沒有在那個年代裡浸淫過。

文念中：你剛才說阿關（關錦鵬），他們以前可能在時間或者資源上會鬆動一點，造出來的東西可以很有細節，或者又很有要求，他們看過一些很好的手工或者很好的材料，新導演有時可能是說搭建一條走廊那就搭建一條走廊而已。

張偉全：是的，他們不知道效果有多重要、層次感有多重要，令到光源可能可以帶出很多不同的東西。

文念中：出來的效果好不好，有時是與預算有直接且最大的關係。你有沒有經常和美指吵架，美指不停要求你要造得好看，但公司卻說沒有預算？

張偉全：這個一定有。現在的年代好在有「淘寶」，空間還有一些的，但如果沒有「淘寶」，我們就沒有空間了。即使現在我們自己搭建場景，有很多面料都一定要在「淘寶」下單，即使我們現在選牆紙，我自己弄的地方要選牆紙，我也是被迫選「淘寶」，沒有得選香港的，除非趕不上。「淘寶」上淘二十萬的東西過來，其實有很多東西的，我們美術部現在選的東西都是「淘寶」最薄和最便宜的那些東西。

製作組：你剛剛提到新導演，因為我也經歷過，好像我們之前拍那部戲，導演就是想要一個水炮車的方法，但預算很低，我知道你是用了一個很「土炮」的或者 D.I.Y.（手工）的（方法），用水車加一個架子，就可以造到那個效果，可否說說？

張偉全：那個是剛剛拍的（《流水落花》，2023<sup>6</sup>），是「首部劇情片計劃」。它有很多場下雨的戲，預算分配當然是辛苦的，但有很多都和攝影師協調好了，和美術（指導）阿 Jean（蔡慧妍）也協調好了。他們說鏡頭前……例如在一間屋裡，我們造一些花灑頭在前面下雨，前景造好了，只要有光源，後景就會看不到，除非看到地面，那我們便會淋濕它，就假裝每一天都在下雨。另外在那架小型貨車上面造了一個……因為劇情說打風，我們就拿了一台發電機，用 Car Mount（車載支架）放在小型貨車頂，然後再放兩個潛水泵在上面，伸前臂來放雨，令到它像是一邊駕車一邊下雨，用這種「欺騙」的方法，但是車速就不能太快。

製作組：有沒有其他戲也是因為這樣，例如預算很低，外語片可能一定是用水炮車，但是在香港我們用這些方法……

---

<sup>5</sup>《八個女人一台戲》於 2018 年上旬拍攝，曾於同年在韓國釜山電影節首映，後在新加坡國際電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等影展放映，目前未在香港及內地正式上映。該片由關錦鵬執導，文念中擔任美術總監，張偉全為道具領班。

<sup>6</sup>《流水落花》：導演賈勝楓，蔡慧妍擔任美術指導，張偉全為道具領班，於 2021 年完成拍攝，2023 年 3 月於港、澳、台上映。《流水落花》是第六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優勝作品，該計劃以獎金發放形式，向申請人提供政府資助，專業組優勝計劃獲得的資助為 800 萬元。

張偉全：有的，也有雨粉機，都是這樣的，即是如果放不了水炮，就在天台拉一條水喉，這些是一定有的。另外香港還有一個局限性，不是每一個地方都能擺到水車，不是每一處都可以下很好看的雨……或者你的水炮是可以（用後期）去掉的，就像現在我們正在拍的外語片<sup>7</sup>那樣，原來鏡頭只對著一支水炮是沒問題的，他們只管雨好不好看，那些水炮到時再用電腦特技去掉，不疊著人就可以了，他們可以這樣做，但我們（用的方法）永遠都要避，避到很誇張。

文念中：所以現在經常都說，那些東西可以用電腦特技去掉。

張偉全：是的，我們也想不到的，在皇后像廣場對著涼亭拍，他們下雨的那些特別效果，是放到很前的，看攝影機根本能看到水炮，但他們說沒事的，只要不疊著人，就可以用電腦特技去掉，但他們的雨下得均勻，他們就是要均勻的效果，我們就沒有，下成怎樣就怎樣。像剛拍完的古生（古天樂演出）那部戲也是，Jason（關智耀，攝影指導）（說）：「這邊有（雨）了，那邊也補上，都有雨就行了。」雨有大有小也沒辦法，因為時間和預算也只能是這樣。我們盡量夾在燈柱上找些灰色的布包著，如果不察覺就不用電腦特技，不行的話才去弄。

文念中：你剛入行時幫過幾位同時做很多戲的道具師，例如黃世傑、「黑社會」、「蕃薯」。

張偉全：能仔（黃銳能）也有幫過。

文念中：能仔也有，你可否說說這幾人有甚麼不同的專長，以及你在他們每個人身上學到了甚麼？例如「蕃薯」最擅長是甚麼，「黑社會」最擅長的又是甚麼？

張偉全：「老闆」嗎？他當時最擅長應該是分工以及管理。

文念中：即是安排人手？

張偉全：是的，安排人手、分工。

黃世傑他很喜歡摸索一些東西，他很喜歡造一些很仔細的東西，造得很漂亮，他自己本身很喜歡造東西，他造得很漂亮，很有細節，很多工序他都知道怎麼造，他能說出來給你聽、能教你怎麼造。

能仔（黃銳能），我們見他的時候是做《鬼咬鬼》（1989）那些，已經是很大的道具領班了，（自己）不用怎麼做了，他後來轉了做搭佈景。他也是分工做得好，以及那個年代太多人幫忙，他甚麼人都有，根本不用擔心。

在「黑社會」那裡就學到承受壓力，你會承受到很多的壓力。例如你做完一些事情，有錯漏也好，甚麼也好，你跟場要自己去面對，那你就會學到東西，其實很有收穫。你要能承受很多壓力，以及你會處理到很多問題，是被迫處理很多問題，因為導演會問你這個是甚麼，為甚麼沒有，或者突然間要一件東西，你自己想辦法，那我們便立刻跑出街想辦法。我試過在大連排道要陳設小販檔，整架小販車沒有工具，我們衝進去飯堂問別人借，終於借好所有工具去拍，拍完後清洗乾淨還給別人。之後陳設彩虹邨的一間屋，門口所有的東西都是間隔壁房子的人借來的。

---

<sup>7</sup> 指由美籍華裔導演王子逸（Lulu Wang）執導，Nicole Kidman（妮歌潔曼）監製並主演的亞馬遜平台（Amazon Prime Video）網劇 *Expats*（《外籍之人》）。該劇集於2021年在香港拍攝。

文念中：用多久時間去陳設好？

張偉全：差不多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上去甚麼也沒有，那導演說要，也只好去隔壁敲門，問師奶和（家傭）姐姐，她們通常很好人，願意借給我們。在我們剛剛做這行或者是以前的年代，他們可能覺得電影很有趣，有東西可以借給你或者參與其中是很開心的，或者看一看（拍攝）也很開心，但現在這個年代就不是了，我們拍戲好像阻礙了他們。就像我們今天在荃灣拍戲，竹棚倒塌，告訴（路過的）的士司機有這樣一件事，讓他等兩分鐘，很快的，但他不停響啖（鳴笛）。現在的人是可能不遷就的，當然我們的確有阻礙到別人，現在已不是以前那種大家多有禮讓的年代，或者賞識你行業的年代了。以前會覺得你很神奇，甚至乎我自己也是，看到別人的戲，會佩服那個年代為何會造到那些東西，即使現在重看早二十年前的戲，會思考為甚麼那時能造到那些東西，現在也是造一樣的東西，為甚麼二十年前別人可以造到那些東西？現在的人，普遍的市民也還可以，大部分都會說：「你拍吧，我影響你拍攝，那我等一等好了。」但是有一些就不同以前了，甚至會罵人，像今天我們遇到的司機，會罵，會有口角，甚至會說：「那你放我走先，不是你們拍戲就最重要的，你們的兩分鐘對我來說也很重要。」他可能會是這樣。

文念中：你剛才說的例子是突然要些東西，於是趕急地去借回來組裝。那有沒有一些是新造出來的？那樣東西本來是沒有的，是你突然間想到不如拿這件東西來扮甚麼，拿一些本來不是的東西再東拼西湊出來的？

張偉全：有的，通常這些都是美術出的主意，然後我們去附近搜刮材料，例如有時拿一枝竹來製作，試過突然之間要一個水殼，水殼找不到，那是不是要鋸一枝竹再插枝小竹支來充當水殼呢？那時是拍《大丈夫》（2003）的桑拿浴戲。或者真的像你剛才所說，沒有假槍的時候，因為那時不流行倒模，現在就很容易，以前倒模是一件大事，那就即場削迴力膠，上顏色去扮一枝槍，讓動作可順暢一點，不會弄傷演員。

文念中：因為有時尤其是動作指導，會突然間說這裡又要造假（道具）那邊又要造假（道具）。

張偉全：是的，其實那個年代是不是應該會不同一點呢？現在的做法，就好像我們上一部——和郭文奇導演合作的那部戲（《惡行之外》，未上映），或者現在和袁劍偉導演合作的這部，我們可以和動作指導……即是美術開了一個場景，我們造到差不多的時候，動作指導明知那個場景裡會有打戲，其實是不是可以早一點上來大家溝通一下？哪裡會有動作戲，例如說那邊的角落一定會有動作戲，那我們是不是先造迴力膠，再貼牆紙，就不用到時再在明面上加了。

而現在和燈光、機器組其實也可以先協調。例如造一個場景之前，即使現在我和鄒林（燈光指導）大師那樣的大師傅，也會說：「鄒師傅，有些地方是不是大家先協調好？」即是說出有甚麼要求，不要到時……我們以前往往都是這樣，造完一個場景，今天勘景明天拍，（燈光師會說）：「喂，道具佬，這邊開個洞吧，要打燈。」打完燈後，美術人員就會問：「怎樣補洞？」往往都是這樣，我們永遠都是這樣被人折磨，那現在是不是大家可以早一點溝通？哪裡有「活片」（活動佈景板），是不是可以早點問問？現在有 sketch drawing（草圖）甚麼的，大家都懂得看，除了我們這些不識字的，他們每一位都懂，是否可以早一點談、早一點說出來，資源是不是可以控制得好一點？不要你造完再我來造。

好像我們和張兆康、Yman（姚漢文）在拍《手捲煙》<sup>8</sup>（2021）時那樣，「椰子」（劉子健）做攝影（指導），馬仔（馬沛全）做燈光（指導）。阿康（張兆康）就想要那些燈是很跳脫的，我和馬仔說：「我做完那些燈，那

<sup>8</sup>《手捲煙》（2021）：陳健朗執導的香港犯罪劇情電影，是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第四屆大專組的得獎作品。張兆康擔任美術總監，姚漢文（Yman）任美術指導，張偉全為道具領班。



些 T5（螢光燈）管或者 T8（螢光燈）管，其實也不合你們用，動作戲又 flicker（頻閃）<sup>9</sup>，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你們的那些叉電管（LED 充電燈管）？」後來我們和張兆康溝通好，和 Yman 溝通好，之後出來的效果，在桌球室打架那場，那些光管全吊下來，那些光管其實全部都是燈光（部門提供）的，只不過我們包好它們扮成是一支支（戲用）光管而已，那樣資源就好像利用得好一點、分配得好一點，（文念中：又有效果。）效果又合乎要求。剛剛拍完的那一部，也是和 Jason（關智耀，攝影指導）和「燈光泉」（張玉泉，燈光指導）協調好，我們（道具部）是不是要造一支防水光管。（因為）Pater（黃炳耀，美術指導）想要放支防水光管在那裡，那是不是你們（燈光部）放一支燈在那個位置，放在裡面（會比較好）？就不用造完後又說要包（柔光）紙，過一會又說要拆殼，又說色溫不對，那大家是不是可以多一點配合、多一點溝通？我覺得會好一點。

文念中：有沒有一些技術是以前沒有的，現在科技發達才有的？例如 3D（三維）打印，或者以前那些真空吸塑現在都不太用了，（張偉全：是的。）有沒有一些技術是和以前很不同的？因為科技發達，所以做法改變了。

張偉全：有，但香港就應該比較少用，因為預算真的可能不夠，我們接的戲都比較小規模一點。即使我們交給內地也是 3D 打印，例如我們造過假金、假武器或者公仔（模型），我們（在內地做完 3D 打印）之後才（在香港）找人上色，因為 3D 打印現在連金屬都能打印……

文念中：金屬也可以嗎？

張偉全：現在金屬也可以了，他們可以打印小塊金屬，但是好像噴砂那樣，不是光滑的。

文念中：那些金屬是鋁、銅還是鐵？

張偉全：應該是屬於錒那一類的，是軟金屬，硬度不是很高的。

文念中：可以磨到很光滑反光嗎？

張偉全：可以的，但是磨的功夫比噴其實要貴。

文念中：結果仍是要電鍍？

張偉全：是的，結果可能仍是要電鍍。例如我們剛剛拍完的動作戲，3D 打印了一隻很小的公仔，軟膠的，打印好再上色，那就排除了倒模有時也倒不到（的擔憂）。即使是老師傅，像鍾師傅（鍾永祥）或子良（陳子良）他們，倒模也未必倒到，或者成本會更貴一點。但他們（內地）3D 打印可能幾百元一隻就能造好，再找人上色；又或者有些是用 CNC（數控機床）直接取金屬，可以整件取下來，我們再裝上。

我們年少時，像做《賭聖》那個年代，我還記得監房也是用膠通（膠燈喉）和木板去造的；但現在的美術，要鐵就是鐵、木就是木，而且現在用鐵可能比木還便宜。所以現在我們造鐵閘之類的，再怎麼重也是用硬的物料

---

<sup>9</sup> 頻閃（flicker）：指攝影格數和燈光頻率不同步而使畫面出現閃爍。

許多光源是以高頻脈衝的形式按著一定時間間隔時斷時續發光的，但因為閃爍頻率很高，因此肉眼難以辨識，會覺得燈管放出的是連續光。而當我們使用慢動作錄影或是縮時攝影的時候，錄影的快門不會跟燈光頻率相同，錄下來的影像與燈光閃爍頻率不同步，畫面上便會出現頻閃。幾乎所有類型的燈都容易閃爍，一般來說，人工照明光源閃爍頻率是供電頻率的兩倍，即使閃爍是很輕微的，但在鏡頭下就會很明顯。就程度來說，其中熒光燈最為明顯，白熾燈照明下也會有閃爍，只是燈絲溫度對電流的變化反應會比較緩慢，效果就會比較微弱。



來造，更便宜，效果也更好一點，是看得出來的，雖然可能是我們自己八卦去看看而已，但我們一看你那件東西，是鐵還是木根本是一目了然的。

文念中：那你是甚麼時候開始從造道具到連景也一起搭？是因為整部戲的預算不足所以叫你包攬一起做，還是你也有興趣做搭景？

張偉全：應該是有興趣多一點，當然預算也是一個問題。興趣多點是說，最開始也可以說好聽一點叫敬業樂業，就盡量做，但做下去慢慢覺得原來整件事可以全由自己控制和處理，可以自己去管理，出來的結果不管是好或不好，成功感也會多一點。於是就會去想，為甚麼場景要這樣搭建，也會和你們或者其他美術指導去研究，為甚麼要在這邊搭一條柱等等。那時候是不懂的，好像搭你那些景，你無故在那邊加一條柱，其實不會理解為甚麼要加一條柱，但是看到鏡頭後就發現，那條柱原來是為了讓燈打下去多一個影，畫面上好看很多。

文念中：或者多了一個前景。

張偉全：是的，多了一個前景，那時就會想為甚麼你們會這樣做。

文念中：另外是有些工序重複了，例如搭景是搭景，道具是道具，搭完景才叫你來裝燈或者造「假片」（佈景板），已弄好的東西又要重新弄過。

張偉全：是的，你說得對，你也很感同身受，就是很繁複，一個人造會簡單一點，因為不用去理那麼多人，你一個人管理所有，不用問完置景又去問道具佬怎樣造，然後又問特別道具或者跟場道具能否造到。一個人去管理全部，事實上是好一點的。

文念中：那你是不是因為多了搭景，之後就決心成立一間偉勁工作室？

張偉全：那倒不是，其實是那時候在新蒲崗多了一個地方，另外是我有點覺得香港電影愈來愈少的原因是缺少場景，而且沙士（疫情）後醫院不太願意借出地方拍戲。那時機緣巧合，剛剛為葉念琛導演搭建了一個警署，拍《心冤》（迷你劇集，2019），然後要搭建一家醫院，於是正好我們又搭建了醫院，那就考慮到反正也缺景，不如就留著吧。很坦白說，首先當然是可以「頂租」（填補租金支出）。

文念中：租給別人？

張偉全：是的，租給別人，第二是起碼多了一個地方用來拍戲。

文念中：純粹是因為由那時開始，想多一個地方當做場地租給其他劇組拍攝？

張偉全：是。

文念中：留下它後就成立了一個偉勁？

張偉全：是的。<sup>10</sup>

---

<sup>10</sup> 此處受訪者口誤，後文有解釋說明，即偉勁制作成立於2013至2014年，場景租借由2016至2017年開始。

文念中：製作公司？

張偉全：是的。

文念中：你公司除了租景給人之外，還有些甚麼？

張偉全：其實我們也有其他的（業務），我們雜項的東西多，例如，我們有租高台。

文念中：哪一年成立的？

張偉全：2013 至 14 年。

文念中：剛才你說到除了租景還有租高台？

張偉全：租高台，例如拍攝用的基本道具，有風槍、風鼓，有些電油的大風扇、潛水泵、煙機……基本拍攝的道具，還有綠布那些。

製作組：其實偉勁制作是你一早就開設的公司，之後才搭建那個景，還是怎樣？

張偉全：不是，偉勁制作是一早開了的，是 2014 年左右就有的，然後搭那個景應該是 2017 年，大約 16、17 年。

製作組：所以其實是開了間偉勁制作公司，然後請了班道具（師）去幫你工作，再搭建了醫院？

張偉全：是的，是的。

製作組：這個次序是對的？

張偉全：對。

製作組：偉勁制作是不是有些長工在裡面還是怎樣？

張偉全：長工嗎？其實叫「長散」（長期的散工）吧，他們也不願意簽長工（合約）的。不過長散的意思是，我們有工開，他基本上就會過來幫我們，即使在別的地方，阿全（張偉全）有工開，或者偉勁有工開，他就會回來。慶幸的是，我們除了疫情的時候，基本上也是夠工作的，可以養活我們自己這一班人的。其實以前會多一點（不同業務），像剛才文生（文念中）說過的有做展覽，但後來展覽因為價錢又開始式微，就沒有做了，現在最主要是做電影和廣告。

製作組：所以你會針對不同的戲找些不同的人來做？例如我們從資料上看到你正在研究「燒屍」，你就特別請了一班人來研究這個，因為這個戲涉及「燒屍」？

張偉全：其實那時是我們幸好找到阿樂（羅志傑）、阿喬（何立喬）他們這班 APA（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生，都是些青年藝術家，是 Billy 的朋友，他們有興趣幫我們造些效果，我們和他們一起造，研究那些場景應該怎樣造。以前做顏色都是交給道具佬做，文生也知道，即使是阿叔（張叔平）也是交給道具佬做，像「侏儒仔」（曾昭

兒)、Matchy (鄧鏡華) 他們。現在開始有專業一些的人, 可能讀過書, 或者原本是畫畫的, 他們對顏色的把握是真的漂亮一點。我們會告訴他們, 我們的經驗是, 例如文生以前教過, 做顏色要加一點砂去造生鏽的效果原來會好看一點, 那就加一點砂進去, 那麼現在他們自己也會加其他東西, 會加水松木進去, 也會加木糠進去。他們自己會去想一些好看的東西來造, 像現在阿樂和阿喬都是, 說實話, 他們造佈景做得很漂亮, 這個是事實。

你說的「燒屍」, 我外面一直有些朋友, 例如阿 Ray (黃偉民) 造首辦模型很厲害, 是 Vicky 導演 (黃偉傑) 的弟弟; 或者波仔造電子的東西很厲害; 還有其他造倒模的人…… (像這些朋友) 都認識了很久, 但我自己的私心是經常覺得, 如果把這些東西外判給別人造, 那我們下一代的道具佬能造甚麼呢? 他們會甚麼都不懂。文生剛才說的一句話是, 我們 (的經驗) 也是摸索回來的。我們要造一件東西, 去找一個適合的師傅來, 帶著一個年輕人造, 我們以前是這樣摸索來的, 但現在根本沒有預算給你摸索, 製作一隻手只有一千多、兩千元造效果, 那怎樣做呢? 根本就造不到, 你請散工一個人要一千兩百三十元, 只是買材料已幾乎虧錢, 那就唯有……而且這段時間遇不到合適的人, 很坦白說, 遇不到合適的人去教。

早兩年, 疫情前、「運動」前早幾年, 阿樂在, 阿喬在, 我們還有一班 APA 的人在, 還有一班外來的年輕人在, 原來他們的色彩感是很好的, 對特別道具是很有理解能力的。我們就不斷地以月薪養著他們, 有工作就出去做, 沒有工作就來公司上班, 照樣去摸索一件事, 看看能否有辦法令行業繼續生存下去, 讓手藝不要流失。

但現在是, 第一沒有錢 (足夠收入), 自己經過這兩年也真的收支不平衡; 第二就是遇不到人才, 遇不到有心的人, 去承接這件事, 這個是事實。我們已經算很「阿 Q 精神」了, 請一百個人希望會遇到一個人, 但遇不到就是遇不到; 當然也有遇過兩、三個人, 但是不夠多, 並不能承擔這個行業接下來的發展, 那就唯有外判給別人做, 現在就外判這些工作給別人做。外判給別人做可能會更便宜, 但是時間上不好控制, 而且最主要是日後那些人 (道具佬) 要怎樣? 以後就不懂得做了。 (文念中: 教不到給其他人。) 很坦白說,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肯定也不是做得很好, 如果做效果的話, 文生也看過我做, 也罵我說: 「喂, 不是這樣子的!」真的, 這個是事實, 因為從我重回這一行的年代開始, 已經沒有那麼多機會給你去犯錯, 沒有那麼多機會給你去摸索。以前那個年代不是的, 只要你願意做, 他們會說: 「沒問題的, 小子, 你慢慢做, 你肯 OT 就可以了。」現在是「夠鐘就收工」 (正常下班), 不要 OT, 製片經過身邊也會和你說: 「收工啦, 阿全, 不要開 OT 了。」真的是有困難, 我們香港電影做道具 (人員) 是有困難的, 但內地不同, 以月薪請人, 開工那個月一定是沒有那麼滿的工作量, 你可以玩你自己想玩的、試你想試的。香港是不行的, 依每項工作計算酬勞, 香港電影道具是有困難的。

文念中: 剛才你說「蕃薯」很擅長分配人手安排。

張偉全: 是。

文念中: 我覺得你也是很強的。

張偉全: 我也是在他身上學的。

文念中: 你通常是怎樣考慮的? 你其中一樣很厲害的是認識很多不同範疇的人, 你知道 APA 有些人做效果, 又知道哪兒有些實習生很願意做, 又知道誰懂得造首辦 (模型公仔), 你是怎樣認識這些人的?

張偉全：其實也是抱著八卦的心態，「藤接瓜瓜接藤」（通過人際關係一個個聯繫）。很簡單，就像文生你將事情交給我做，例如演唱會，你問我做不做得到，當然怎麼也先答應，然後再去想那件事要怎樣做。先去敲門，問文生有沒有認識的人，問雨珊（李雨珊，製作組）有沒有認識的人，問其他有沒有認識的人，有沒有人懂做這些的。如果道具佬自己做不了的，那就去敲門，認識到懂的人就和他談，交給人做，我的習慣是賠錢也做，我虧錢也做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呢？你說可以，那我虧錢也做，我一萬元接回來的工作，即使得花一萬二也交給你做，我起碼知道了那件事原來是真的可行的，那我下次才可告訴文生：「文生，一萬元做不了，要一萬二。」

文念中：我也是虧錢的。

張偉全：是吧！我們要知道，沒有人做事是想虧錢的，別人收的也是公價。像我們造一個鋁窗，人家算好了一個價格告訴你要多少錢，如果你不夠預算，那是你自己沒算好錢，但你（賠錢也）還是要造的，你造了之後有一個好處，就是知道了這件事是怎麼一回事。

就像我們在布達佩斯或者在巴西（拍戲時），「藤接瓜瓜接藤」，問Ray（黃偉民）有沒有其他人能幫忙倒模？Ray介紹一個人來，又讓那個人介紹有沒有人能做電子？那他又介紹波仔來……這樣門面就會愈來愈多，最主要是我覺得大家都是出自內心為工作而已。

其實外面有很多人對電影道具是有興趣的，坦白說，我以前有登報紙請學徒，在沒有財政困難的時候請了一班年輕人回來，叫「細佬」（黎偉鯤）慢慢地教他們，開始做駁電線，以及一些瑣碎的工作，像培訓那樣。但是那些年輕人走得很快，轉變得很快，留不住的，當看到他們開始有心機，他們的志向又轉了去做別的了，因為真的是太辛苦。我們現在找人回來，會說：「算了，你還是先做十八個小時吧！」讓他們先做幾天，免得浪費心血去培養，能撐個十八小時或幾天，那就是能撐得下去。現在我們每天都工作十五、六小時，在ATV（指前亞洲電視錄影廠）那班做搭景和陳設的，現在每天也都工作十六小時，根本沒有預算、沒有時間，唯有鞭策自己那班人了。如果你不做，又好像……（銀行）戶口是其中一個問題，但是真心喜歡上這個行業又是一個問題，會覺得有些事情是應該做的。電影有個好處，這場景不好看可以拆掉再搭建，造個好看一點的，像文生說的「下次我們也弄這樣吧」，或者Pater說的「下次我還要試一樣……」，或者阿Jean剛剛試了整間舖都是用不鏽鋼加環保木，試一試而已，試完效果好就繼續用，不好就拆掉它再來，事實上比裝修好玩一點。

文念中：《春嬌救志明》<sup>11</sup>（2017）裡有一隻很巨大的猩猩（公仔）……

張偉全：跔跔剛。

文念中：你是造了甚麼？整隻倒模出來？

張偉全：其實不是我造的，我是找了翹藝（工作室），香港一間很大的造毛公仔的公司，和他們一起去想那件東西要怎麼造。但公仔頭是Bobby師傅造的，我們分開不同部分來交給不同人造。身軀是翹藝（工作室）幫我們造的，因為人家造公仔是真的厲害，譬如接位下面怎樣加網布。也是我剛才的那句話，雖然我們找了人合作，但當中是有很多收穫的，起碼知道了原來矽膠公仔是不行的，原來是要用海綿縫製，整個夾頭、夾位是不行的，毛髮縫了進去之後原來是要用……

文念中：要用一些方法才可以動？

<sup>11</sup> 此處訪問者口誤，將《春嬌救志明》說成了《志明與春嬌》。《春嬌救志明》（2017）是《志明與春嬌》系列電影第三部，由彭浩翔執導。文念中擔任美術總監，利國林為美術指導，張偉全擔任道具領班。

張偉全：是的，原來是要用網布縫製，要透氣、要加風扇、要怎樣遮蓋穿幫……

文念中：裡面加風扇嗎？

張偉全：是的，裡面要加風扇，不然會受不了的，因為是海綿。從他們那裡得到很多收穫，剛才說的 3D，其實原來人家十幾二十年前已經用 3D 畫圖，然後截圖開邊，開完後鋪上迴力膠，經過激光切割再組合起來，就已經造成迪士尼公仔的頭了，很簡單的。

文念中：那 Bobby 的毛公仔頭，你是怎樣和他協調的？

張偉全：每晚十二點多或兩點上去和他討論，他是「三點不露」的。

文念中：我知道，但那些材料呢？

張偉全：我們買給他的，我們在翹藝（工作室）和 Cathy（周倩慧，翹藝工作室總經理）一起找了材料，Billy 和你選好後，再從「淘寶」買來，在樣板上看哪一種可以縫製、哪一種不可以。Cathy 說可以開始縫製了，再拿給 Bobby 師傅，問這隻東西能不能縫合進公仔，因為頭套是要縫合進去的，他說可以，那我們就兩邊磨合。

製作組：我記得那些毛你那時候是找了兩個人專門照料的。

張偉全：是因為它掉進了漿糊裡……

文念中：泥漿。

張偉全：從泥漿那裡撈起來，要洗乾淨，再叫髮型師吹乾。我們後來也處理不了，最初導演要那個頭有很蓬鬆的感覺，不知道文生還記不記得。後來我們叫了個髮型師來弄，把它吹硬。

製作組：之前菲林年代，你剛剛說用迴力膠去造槍也是可以的，但現在變成高清、數碼後，你有沒有發現之前那些「土炮」方法現在不行了，一定要倒模，或者那個階段你們是怎樣處理的？

張偉全：其實那時不用倒模是因為貴，因為材料問題，但是有「淘寶」之後，說真的，材料是便宜了很多，那在人工上（要節省開支）便唯有迫使同事造快點。另外自己也是有追求的，槍拿出來希望不要太假，你也希望是倒模的軟性槍，這就是為甚麼時常和製片部爭執得那麼厲害，「武術組說要十把，為何你造了二十把？」試都試爛了十把，其實大家也都知道，不過他有他的職責，我有我的職責而已，我們唯有自己多造幾把交給他們。另外，現在造槍不只是倒完模就行，如果有預算，倒完模可能還要再弄一弄效果，讓它更加逼真一點，希望是這樣造。

製作組：你覺得現在新的美術指導和上一代的美術指導，有沒有甚麼不同之處？

張偉全：有很多，因為以前可能是文生他們那個年代，是真的每樣畫出來、造出來，每樣都是親手去造、親手去找，靠著一雙腳出去「行」（走）；現在則是「電腦行先」（用電腦工作為主）。另外也真的是預算和要求的問題，以前的要求真的很高，我們又有預算去摸索，現在根本沒有那麼多要求，導演也需要妥協，或者其實不關導演事，公司也要妥協，因為公司也沒有預算，拍部戲出來根本不賣座，沒有人支持，也沒有辦法。

文念中：最豐盛的時候，同一時間做多少部戲？有多少人開工？到去年疫情時可能差不多都停了，幾乎零工作，來到現在又好像有很多東西在拍，現在有多少人開工呢？

張偉全：那時候應該……

文念中：最豐盛的時候是哪一年？

張偉全：早三年，三年前吧。

文念中：2017、18年？

張偉全：是的，2018年左右，2017、18年的時候，自己找來的散工還有五、六十個。

文念中：那麼少？

張偉全：木工加搭景或者特別道具，所有人加起來有五、六十個人，後來去到疫情期間，只剩下十個八個，可能只是拍一齣劇，ViuTV的劇用得上多少人？現在也是四、五十個，現在是多了，但是多了也只是剛巧而已，有部外語片（*Expats*《外籍之人》）過來（香港）拍，佔了些位置，佔了些人，他們請人多，但真正正開工的人其實也不是很多。現在自己可能也有三部戲、一齣劇，但實際要開工的人不是很多，因為每個景也是只有三、四個人做而已。

文念中：最多試過一年接多少部戲？有沒有計算過？

張偉全：十五部。

文念中：一年十五部，即是一個月做兩、三部？

張偉全：兩部左右，有些是重疊在一起做的。

文念中：那麼多部戲一起做，人手怎樣分配呢？

張偉全：這也是因為同事肯幫忙，好像阿銘（林兆銘）、強仔（邱燕強）、昌叔（李永昌）那些人，其實他們每個都是獨當一面的，可以自己（道具）領班。

文念中：很多時候是收工接著又開工、開工接著又收工？

張偉全：是的，待會也去開工。

製作組：全哥你接戲的標準是怎樣的，是有想合作的美術指導還是因為題材？

張偉全：不是的，其實也沒有甚麼標準，我自己工作是做到就做，接得到而同事願意做就做。好不好呢？盡力做而已。現在大家都知道預算也就那樣了，好像我們正在拍的只有幾組的那些戲，和Pater他們（合作）正在拍的只有

幾組的那些，根本只有幾萬元預算，十萬、八萬預算，那你的倉有多少東西就拿多少出來，拍完就算，只能這樣。

製作組：（這部戲裡的）三個故事都是 Pater 做的？

張偉全：兩個，接下去那部就是三個。

訪問日期：2021.09.25